



尚启元◎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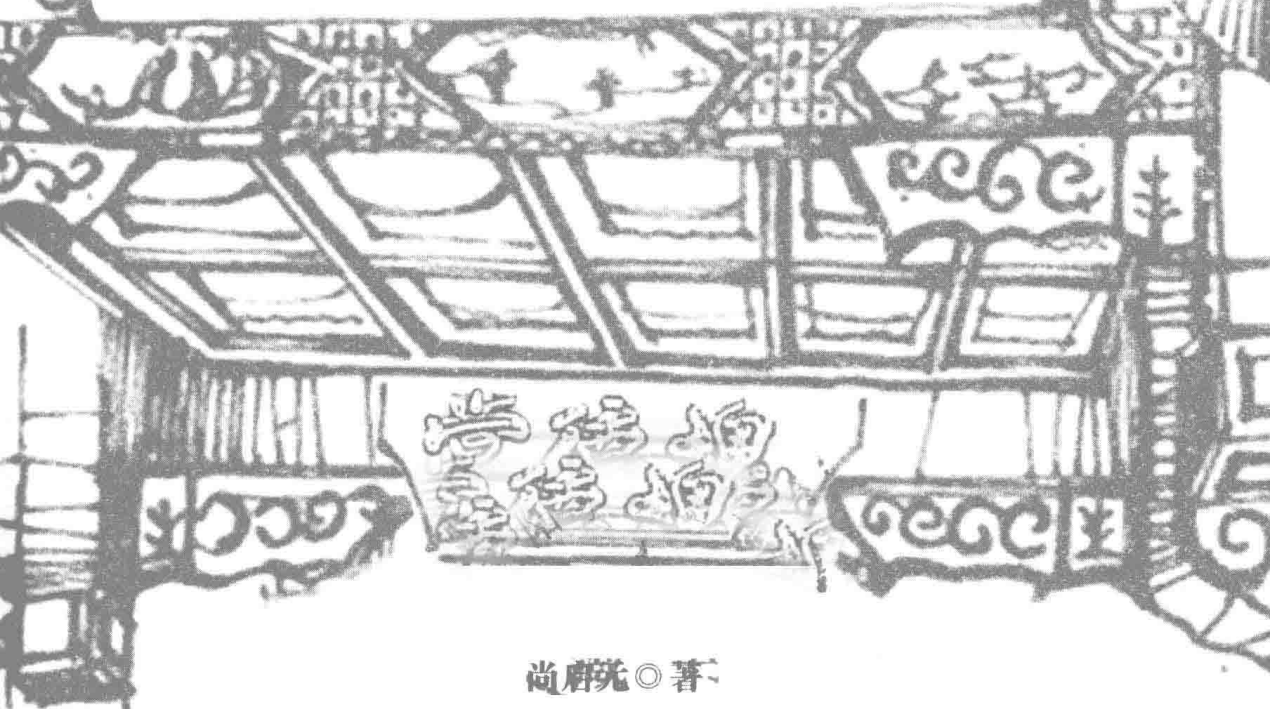
1576576

72015/
題本 2400
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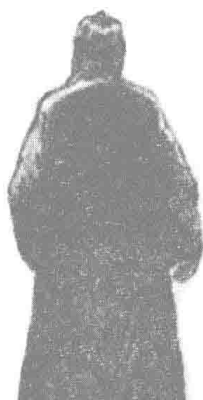
大門口

1

小長
說篇



尚磨光◎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门户 / 尚启元著. — 2 版.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6.9

ISBN 978 - 7 - 5034 - 7847 - 5

I. ①大… II. ①尚…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45434 号

责任编辑: 薛媛媛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21.5 字数: 29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2 版

印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第一章

001	第一节	雪夜归人
005	第二节	取名树臻
009	第三节	与妻争执
014	第四节	枯槐发芽
018	第五节	悲喜交加
022	第六节	离开故土
026	第七节	龋牙被抓

第二章

032	第一节	思夫心切
036	第二节	囚犯逃跑
039	第三节	树臻辍学
045	第四节	随父从商
050	第五节	思想启蒙
054	第六节	震天动地
059	第七节	贩卖川表
063	第八节	纸飞焰舞

第三章

070	第一节	婚姻大事
074	第二节	巧遇龋牙
078	第三节	恩德来报
083	第四节	开办店铺
086	第五节	蝗虫成灾
090	第六节	锦囊妙计
095	第七节	接二连三
099	第八节	愚人自愚

第四章

106	第一节	戏弄半仙
111	第二节	天下粮仓
115	第三节	大吉大利
121	第四节	人间百态
125	第五节	姻缘欢散
130	第六节	树琴出嫁
134	第七节	龋牙之死

第五章

143	第一节	瘟疫蔓延
147	第二节	大闹街市
151	第三节	悟性风浪
156	第四节	苛政杂税
161	第五节	风平浪静

165	第六节	欢天喜地
172	第七节	智斗马三
176	第八节	争抢雀儿

第六章

184	第一节	登门造访
188	第二节	喜结良缘
196	第三节	一心一计
201	第四节	变虎为猫
208	第五节	周村开埠
213	第六节	德邦留学
218	第七节	粮食危机

第七章

224	第一节	改朝换代
230	第二节	留洋归国
237	第三节	兄弟重聚
242	第四节	呼声呐喊
246	第五节	戒严防备
251	第六节	情绪高涨
255	第七节	云开雾散

第八章

261	第一节	洞察秋毫
265	第二节	天理循环

269	第三节	牢狱之灾
274	第四节	好景不长
279	第五节	原形毕露
284	第六节	情深义重
289	第七节	重建庄园

第九章

294	第一节	瞬息万变
298	第二节	国恨家仇
302	第三节	枪声炮响
306	第四节	惨绝人寰
310	第五节	胆丧魂惊
315	第六节	热血沸腾
319	第七节	落叶归根

323	孝妇河上的故乡
	——《大门户》创作随笔

第一节 雪夜归人

风刮得很紧，从天而降的雪花被风吹得没有目的地四处飘落，整个村庄沉浸在白茫茫一片中。零零散散的行人急匆匆地行走在覆盖着白雪的小路上，地面不时被鞋踩出“吱嘎吱嘎”的声音。

天色已经彻底暗了下来，王本义清朝平民打扮，肩挑着杂货箱沿着小路往家走，突如其来的降雪让他内心也感觉有些奇怪，这几年老天爷小气得连一场雨雪都不舍得给人间的这些黎民百姓，地里的庄稼连年颗粒无收。突然的降雪，是不是一种祥兆？想到这里，王本义不由得笑了。

“老王，快点回家吧，你老婆快生了！”迎面而来的李财富冲着王本义大声地喊道。

“你还真会耍人开心！你要是说你老婆快生了，那我相信。”

王本义没有理睬李财富，继续慢吞吞地赶路。李财富看到王本义一副压根儿不相信的样子，说：“我的话你爱信不信，你弟弟和弟媳在你家照顾你老婆，我不和你费这股劲，大冷的天，我还不如回家和老婆暖和被窝呢。”

李财富说完就走了。这个时候，路上的行人也越来越少。王本义一想，李财富这个人平时喜欢瞎传点哄人的事情，但每次都是把别人说服了才肯罢休，这次这么着急，不太符合他的性子。再一想自己老婆那大肚子，觉得这件事情有些蹊跷，说不定真是李财富说

的那样。想到这里，王本义不由得加快了脚步。

寒风迎面扑来，雪花扑打在他着急而又略带喜悦的脸上，给他带来丝丝的痛感。王本义出门做生意时，一直给老婆算着孩子出生的日子，还打算等孩子快出生的时候，就先不出门卖杂货了，毕竟这是王家的第一胎。可是到现在也就八个来月，俗话不都说“十月怀胎”吗？

雪片愈落愈多，白茫茫地布满在天空中，街巷一切都淹没在黑暗的暮色里。王本义的身上掉落了很多的雪花，进胡同不远，就是王氏老宅，老宅隐隐约约地可以看到星星点点的灯火，门口进进出出的几个人，这是王本义的家。门口有些简陋，黑漆的大门上是一副模糊不清的对联。一棵枯老的古槐树挺立在门前，庭院里布满了积雪，一条被踩出来的小道直通大厅。

王本义的弟弟王龆牙正在打扫着天井里的雪，看到王本义进门了，急忙迎上去，帮忙卸下肩上挑着的杂货箱。

王龆牙是一个孤儿，七岁那年，跟随家人逃难到长山县大由村，与家人走散。王本义的父母见他可怜，就收留他做了儿子。后来，他也没找到自己的亲生父母，亲生父母也没有来寻他，就干脆住在王家。因为比王本义小几个月，就取名叫王本仁。随着年龄的增长，王本仁的龆牙越来越明显，大家都开始叫他王龆牙，时间一长，也就没有叫他大名的了。

“你嫂子真生了？”王本义着急地问。

“哥，你有福气，母子平安，嫂子给你生了个大胖小子！马大夫刚走，秀儿在里面照顾嫂子。”

王本义一听到这些，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手舞足蹈地喊着周莲的名字直奔房间。郝秀儿抱着孩子，示意王本义小声点，又指了指躺在床上的周莲。

周莲虚弱地昏睡在床上，脸上写满了疲惫，散乱的头发和汗水掺杂在一起。郝秀儿抱着孩子送到王本义的面前。

“哥，你看这胖小子长得真好看。”

王本义愣愣地看着孩子，他没有想到自己这么快就当上爹了，

连笑了几声之后，想起来躺在床上的周莲。

“不对啊，我一直算着日子，这还没到日子，孩子怎么就出生了？”

“还日子，就这老天爷，就不像想让人活的样，早了这么长时间，连庄稼都旱死了。人吃的这些东西，孩子能顺利生下来，就是哥的福气。”

郝秀儿抱怨了一阵，突然感觉自己说错了什么，又转过头去抱歉地对王本义说：

“三哥，你看我这张嘴就是管不住，孩子刚出生，是喜事，不能说‘死’字。”

“没事，我看这孩子命硬，这些事能扛得住。”

王本义说完，坐到了周莲的床前，摸了摸周莲的头，对郝秀儿说：“她的头有点烫，我要不要再请马大夫来瞧瞧，是不是受了风寒？”

郝秀儿一笑，说：“没事，刚生完孩子的女人就是这样，睡点觉就好了。”

话刚落下，周莲咳嗽了几声，醒了过来。王本义扶起周莲，让她依靠在自己身上，郝秀儿赶忙把孩子抱到周莲的面前。

王本义说：“莲儿，你看这次我真不知道你生孩子，要是知道就不去潍县了。”

周莲睁开疲惫的眼睛看着孩子，浅浅地笑着，又把眼神转向王本义，“这次幸亏弟弟和弟妹两个人，不然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呢。”

“你看嫂子见外了，咱是一家人，怎么能说两家话呢。”

王本义这才想起王鲍牙还在门外等着呢，马上把门打开，让弟弟进门，王鲍牙一直推脱，但还是被硬拉了进去。

“你看，我进来不太合适吧！嫂子刚生了孩子，要不我去大厅坐着？”

“哪有什么不合适的，忙了这么长时间，这么冷的天，冻着身子就麻烦了。”

王龆牙走向前去，看了看孩子。

“这孩子长得真是好看。”

“要像你一样，可不就麻烦了。”郝秀儿嘲讽了一下王龆牙。

“你看弟妹说的，弟弟长得也不赖。”

正在大家高兴的时候，王本义犯起了愁，孩子出生固然是好事，可生得不是时候，连年的大旱，朝廷还在和俄国打仗，征收的赋税又增加了。

王龆牙仿佛看懂了王本义的心思，走到王本义的身边悄悄地说：“你是不是愁孩子吃什么？”

王本义望了几眼躺在床上的周莲，把王龆牙拉到房间的另一边说：“可不是嘛，这孩子生得不是时候，大人都是吃一顿少一顿，更不用说孩子了。”

“你看哥说的什么话，孩子出生了，咱就养得起，我家里还有几斤小米，明天给你拿来。”

“那可不行，把米给我们了，你们吃啥？”

“我们饿不死，当年要不是爹娘收留了我，我就饿死街头了。”

“小米不能要，就是秀儿有时间的话，让她多来陪陪你嫂子。”

“这个你就放心吧。”

话刚落下，王龆牙想起来什么事情，拍着王本义的肩膀，“哥，孩子现在还没名字？你读过书，赶紧给孩子起个名字呗。”

王本义寻思了一会儿，说：“我不能起这个名字，咱爹娘没这个福气，要是爹活着的话，他来起这个名字，咱爹读书多，要不就找个算命先生看看生辰八字。”

“说得对，这事我来办，村东头有个姓张的算命先生，算得挺准，咱们村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找他算，明天我去找他来给孩子算算。”

“那就麻烦弟弟了。”

“看你说的，我也是孩子他叔。”

王家人沉浸在孩子出生的喜悦气氛中，窗外的雪依然肆无忌惮地飘洒着，像扯破了的棉絮一样在空中飞舞。雪花白茫茫地布满天

空，向四处落下。

第二节 取名树臻

风止了，空气还是跟先前一样的冷。上面是灰色的天空，下面是堆着雪的石板地。一个大天井里铺满了雪，中间是一段垫高的方形石板的过道，过道两旁各放了几盆梅花，枝上积了雪。

王龆牙一大早就带着算命的张先生来到王本义的家里，王本义快步地出来迎接。

“张先生快请进，你看这么早就把你叫来，真是对不住啊！”

“本义，这是哪的话，你们王家可是大家族啊，王家有后了，这怎么说也是大事。”

王本义听了一头雾水，先沏上茶水，端到张先生的面前。

“张先生，先喝水，我去叫老婆把孩子抱出来，让先生看看。”

张先生端起杯子抿了几口茶水的工夫，王本义把孩子抱了出来，周莲跟在王本义的身后。

孩子睁着眼睛直盯着地看着张先生，张先生一愣，把头抬起来看着王本义。

“把孩子的生辰跟我说一下。”

“早就写好了，有劳先生了。”王本义从方桌旁拿出一张红纸，上面写着孩子的生辰八字。

张先生接过红纸，掐算了一会儿，又在纸上写了几个字，然后摇着头，说：“木主仁，其性直，其情和，其味酸，其色青。木盛的人长得丰姿秀丽，骨骼修长，手足细腻，口尖发美，面色青白。为人有博爱恻隐之心，慈祥恺悌之意，清高慷慨，质朴无伪。木衰之人则个子瘦长，头发稀少，性格偏狭，嫉妒不仁。木气死绝之人则眉眼不正，项长喉结，肌肉干燥，为人鄙下吝啬。”

王龆牙和周莲在一旁听得糊里糊涂的，一起把目光转向王本义，见王本义没有反应，王龆牙对张先生说：“先生，你就直接说吧，我

没什么学问，这些话听不太懂。”

张先生捋着胡须，笑了几声，说：“木旺得金，方成栋梁。木能生火，火多木焚；强木得火，方化其顽。木能克土，土多木折；土弱逢木，必为倾陷。木赖水生，水多木漂；水能生木，木多水缩。”

王本义恍然大悟，看了一下孩子，说：“先生的话，我明白了，那如何避免灾祸呢？”

张先生在纸上写了一个字符，递给王本义。王本义接过红纸，还是有些不解。

“这孩子的字辈是一个‘树’字，所以取一个‘臻’字，让所有的木都聚集在这孩子的身上，万事俱备。”

王本义明白了张先生的意思，连声说好，可站在一旁的周莲和王鲍牙还是有些不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疑问的眼神在张先生和王本义两人之间来回地轮换。

“本命属蛇，常流水命。五行木旺；日主天干为木，生于冬季；同类木水；异类金土火。这些你们一定要记住。”

王本义谢过张先生，付了酬金。

张先生走后，王本义在房间里来回地踱步。

“哥，那孩子叫什么名字？”王鲍牙问道。

“王树臻。”王本义脱口而出。

“树臻、树臻……”周莲默念了几遍，高兴地抱着孩子。

“这名字不错，好名字。”

“弟弟，你和你哥聊聊吧，我去喂喂孩子。”周莲抱着孩子离开了大厅，王鲍牙看着嫂子离开了自己的视线，就和王本义面对面地坐着。

“哥，我觉得张先生说得对，王氏家族是大家族，虽然这几年咱们家没出过什么做官的，可是自打元朝开始，不说远了，就在整个长山县，那可是响当当的家族。”

王鲍牙的话给王本义提了一个醒，就现在雄踞于村庄东南高冈地的王氏先茔，以其面积宏阔、气势威严，在长山县的古茔中是最大的。

王氏由琅琊徙来长山后，王宣之普祖王善开始入仕为官，任高苑县酒税都监。祖父王重始充军职，任军前总领。伯父王青为弓手提控，父亲王山任奥鲁百户，赠敦武校尉。

元朝统治的一百六十余年，也是王宣族人辉煌显赫的一百六十多年。

时过境迁，明朝建立后，废止了王宣后裔的世袭军职。改朝换代，使王氏族人失去了昔日优越的地位和奢华的经济条件，由巅峰跌入低谷。没落了的王宣后裔纷纷辗转外迁，分别徙居青州、邹平、桓台各地。景泰三年，王琰远徙移籍郅城赵家楼，易姓为赵。留居大由村、官庄村的王氏族人，把入仕为官作为重振家声的唯一出路，其中官庄支系为最。王氏族人登甲入仕科第迭出，不只门庭荣耀，而且跻身富甲，宅第豪华堂皇，土地连绵数千亩。

王本义的脸色由喜转为愁，说：“话虽这么说，我们家很长时间没出过这样的人了，当初让你读书，你还死活不读。”

“我哪是读书的料，再说了爹娘身体不好，本道哥在我来的那一年，就饿死了。后来本诚哥又被拉去打仗，生死还不知道，爹娘思念本诚哥，可惜老人家临死都没能见上本诚哥。我又是老人家收留的儿子，如果当年爹娘不收养我的话，本道哥就不会饿死了，我怎么能分不清轻重呢？”

王龆牙的这番话一下子搅乱了王本义的思绪，两人的眼睛都已经湿润。气氛变得沉寂，王本义放下手中的红纸，坐在了椅子上。

“现在爹娘已经没了，古人有句话‘长兄为父’，既然我是你哥，你就听我的，小米留着自己吃，你努努力，也弄个大胖小子出来。”

这番话一出，终于打破了两人沉重的心情。王本义看得出来，王龆牙是个重情重义的汉子，可是骨子里那股韧劲太烈了。

王龆牙被王本义的话逗笑了，说：“哥，你再去周村卖杂货的时候，买块绸缎回来，给孩子做件衣服。”

“这事你就放心吧。不过有些事我得说你，秀儿是个好姑娘，你可不能亏了人家，你看这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是她帮你张

罗着。”

“哥，你看这是哪的话，我能亏了她？”

“我的意思，难道你听不出来，我让你抓紧给王家留个后。”

王鲍牙一拍腿，大笑说：“就这事，包在我身上，不过现在树臻刚出生，我就先不急了。”

“我就怕你说这个，你整天不顾家，东串串西跑跑，你在忙些什么事？”

“没忙什么。”

王鲍牙显然知道这句话不能让三哥王本义满意，就又加上了一句，说：“我现在看看整个长山县有没有缺我这样闲人的，我找点差事干。”

王本义一听，皱紧的眉头松弛了下来，说：“我以为是什么事呢，这样你跟着我，济南、潍县、周村这些地，咱们都跑跑，卖点杂货，虽然成不了大户人家，可是不愁吃也不愁穿，这日子算是凑合。”

王鲍牙对王本义的话似乎并没有听到心里，说：“这样吧，如果我找不到什么差事，就跟着你干。不过，咱们王家可是赫赫有名的家族，从树臻这一代起，一定得让他考取功名。”

考取功名，金榜题名，一直是王本义梦寐以求的，可多次应试，他都是以落榜宣告结束，最后不得不落到贩卖杂货的地步。仔细一想，王本义还是觉得王鲍牙的这些话有些蹊跷。

“哥，既然孩子的名字已经起好了，我就先走了。”

“留下来吃饭吧，吃完饭再走。”

“秀儿已经在家做好了。”王鲍牙摆着手，就走出了家门。

王本义望着他离去的背影，寒风吹刮着王鲍牙的衣服左右摆动，天井里的积雪散发着寒气。王本义心里感觉有些不太对劲，但也没多想，就回到房间去看周莲娘俩了。

第三节 与妻争执

王龆牙一回到家，进门往椅子上一坐，拿起茶杯喝了几口水。郝秀儿把烧饼端到他的面前。

庭院里积了一层薄冰，从南屋的厨房里冒出几缕的青烟，直通大厅的两旁有几块奇形怪状的山石。

“一大早跑哪去了？”

“我去哥那里了，请了张先生给孩子取个名字。”

“那名字取好了？”

“树臻，木中取金。”

郝秀儿迈着小碎步走到王龆牙的面前，微笑着说：“我说龆牙，你对他们家的事情这么关心？”

“自家的孩子，我也是他叔，你也是他婶，关心有错吗？再说了，你也不是跑前跑后，忙个不停吗？”王龆牙吃着烧饼，喝着茶水，满心不想理睬郝秀儿。

“不是我不把他当自家的孩子，我也挺喜欢孩子，我是说要不咱们也要上七八个孩子。”郝秀儿说得兴高采烈。

王龆牙心不在焉地说：“你要这么多孩子干吗？这年头除了早就是灾的，都快揭不开锅了。”

被泼了一脸冷水的郝秀儿，开始指责王龆牙：“你和三哥就差几个月，人家都有孩子了，你呢？”

王龆牙咽下最后一口烧饼，喝了一口茶水，说：“对了，我想起来了，等会儿把咱们家的小米分出来点给哥送去。”

一听这话，郝秀儿火气就上来了，冲着王龆牙怒喊道：“我说这日子你还打不打算过了，我不是在乎那点小米，只是现在咱们家粮食就不多了，这倒好，再往外送，咱们喝西北风去啊！他们家如果没有咱们两口子，孩子能这么顺利地生出来？”

“我这条命都是人家给的，这些年人家也没少帮咱们。虽然爹娘

走了，家也分了，可人家把这祖上几代人的房子给了我这个没有半点血缘关系的人，人家三哥一句话没说，自己打地基盖房子，咱们总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王鲍牙越说越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激动得让郝秀儿有点不知所措，但也仿佛给郝秀儿敲了一下警钟。

“咱们对他们家怎么样，哥绝对能看出来。就说生孩子，哥不在家，都是咱们两口子帮着忙活，不是我这人小气，现在的鬼日子，谁家不是吃一顿少一顿？我怎么感觉你今天和往常不一样呢，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郝秀儿死死地盯着王鲍牙，王鲍牙一愣，转过身去，没有当着郝秀儿的面说：“我能有什么瞒着你的，就因为分一下小米，就开始唠叨我。”

“嫌我唠叨，你不跟我说实话是吧？那好，小米甭想拿走一点。前段时间来了个洋人，他说在西方的社会里，男女平等，咱们就这样办。你告诉我，是不是三哥一家人觉得你欠他们的，让你还他们？”

“你这女人的心眼怎么这么小呢？三哥怎么也不让拿这米，是我想拿给三哥。”

“那我就是不让你送给他们，我看你能怎么着。”

“从古至今，夫唱妇随，家里都是男人说了算，你还想反了不成？”王鲍牙声嘶力竭地大喊，桌子上的瓷碗什么的在他的一挥手之下，变成了一地的碎片。

准备去周村给孩子购买布料的王本义刚走到王鲍牙的家门口，就看到门口挤满了街坊邻居，他快步地走向前去一看，眼前的情景让他顿时火冒三丈。

他冲着王鲍牙骂道：“给我住手，都这么大的人了，是不是不知道‘丢人’两个字咋写？”

王鲍牙一看是王本义来了，放下了手中的花瓶，说：“哥，我真是没用，连个娘儿们都管不了。”

一听这话，郝秀儿来劲了，指着王鲍牙大骂：“好啊，你是不是